



詩話

蕭德施

統

曰淵明文章不羣詞采精拔

跌宕矜矜

長安鄭振鐸西

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  
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  
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  
以無才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  
乎 陶集原序

鍾仲偉

嶠

曰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

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  
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懽言酌春酒日

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詩品

陽子烈休之曰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序錄

葉少蘊夢得曰詩品論淵明以為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意顧區區在位者何

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放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礫之陋也石林詩話

僧思悅曰梁鍾記室礫評先生之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深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陶集書後

蘭莊詩話曰鍾礫品陶潛詩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真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寘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礫洞悉立理曲臻雅致標

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  
潛焉

林君復通曰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  
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爲進甯武子愚不可及  
之徒歟

蘇子瞻軾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  
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  
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  
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

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  
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  
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  
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  
蓋實錄也吾真有其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  
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東坡詩  
話下同

又曰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  
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  
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  
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  
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  
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范元實溫曰東坡和貧士詩夷齊恥周粟高歌誦  
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辟世士死灰  
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  
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言夷齊自  
信其去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四皓自信其進雖  
產祿之聘亦為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

進退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烟也後世君子既  
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  
自名其出處故曰朱墨手自研若淵明初亦仕絃  
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  
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  
齊之去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  
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  
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為高耳潛溪詩眼

劉後村克莊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  
其天真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

餘皆高枕北窓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恁可否後村詩話

朱文公曰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朱子文集

黃魯直庭堅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

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粟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之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蜨螂糞九比哉

又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

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又曰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

又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緜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胷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陳無已師道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后山詩話

陶詩彙注 卷末 六  
都立敬穆曰陳後山謂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意非也如歸園田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如飲酒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荊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南濠詩話

韓子蒼駒曰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鎮軍叅軍由叅軍爲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丑凡爲吏者六歲故曰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尚爲建威叅軍十一月去彭澤而曰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卽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旣以違已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



耕乞食且猶不耻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又曰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  
俗本取江淹種苗在東臯為末篇東坡亦因其誤  
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為皆非也當如張  
相國本題為雜詩六首江淹擬詩亦頗似之但擬  
淵明詩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為不類故人張子西  
向予如此說余亦以為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  
效其語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  
古今詩人唯韋蘇州得其清閒尚不得其枯澹柳  
州獨得之但憾其少道耳柳州詩不多體亦備衆

家唯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遜齋閒覽曰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  
上人閨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  
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  
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亦在陶淵明集中皆誤  
也

洪景盧

萬

曰陶淵明歸田園居六詩其末一篇乃

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蓋  
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  
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

陶詩彙注 卷末  
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未  
深考耳 容齋隨筆

郎仁寶 瑛 曰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人以謂江淹

者韓子蒼辯其江淹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  
益江淹不類予以爲此句固不類而前說種苗後  
結桑麻陶公亦不如此雜且江詩通篇一字不差  
豈江竊陶者耶竊之則諸篇之擬何如問來使一  
篇東澗以爲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僞爲之殊  
不知乃宋蘇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巨眼  
者自能辨之 七修類稿

嚴儀卿 羽 曰西清詩話載晁文元家所藏陶詩有

問來使一篇云爾從山中來云云予謂此篇誠佳  
然其體製氣象與淵明不類得非太白逸詩後人  
謾取以入陶集耳 滄浪詩話

許彥周 顛 曰春水滿四澤夏雲多竒峰秋日揚明

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中 許彥周詩話

又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  
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 全上

遜齋閒覽曰六一居士推重淵明歸去來以爲江  
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

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荆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事者曰先生歲晚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唯陶公最高傳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

後村詩話

王復齋厚之曰淵明詩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

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為好是不慕身後名也及擬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是欲名彰也二意相反如張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陶前詩相類

復齋謾錄

又曰文選五臣注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叅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

來兮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作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公不復肯仕於淵明之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以前輒恥事二姓而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事耳余觀南史傳亦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來

復齋謾錄

嚴

有翼

曰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耕於潯陽其所

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而已曾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此說蓋出五臣文選注是知少游尚惑於五臣文選其他

可知

藝苑雌黃

郎仁寶

瑛

曰五臣注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

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耻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為然也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

陶詩彙注 卷末  
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  
十年內輒恥事二姓而所作卽題甲子以自異哉  
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但記一時事  
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  
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秉政至元熙二年  
始受禪前此名雖爲晉實則非也故恭帝曰桓玄  
之時晉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  
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末流必  
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下危  
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

韓偓之詩亦紀甲子耳後因全忠篡唐人遂以爲  
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尚辨未至若曰二  
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卽  
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如贈長沙族祖王撫軍  
座中送客者反不題甲子何耶至於述酒篇內豫  
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平生去舊京  
正指宋迫恭帝之義又何不題甲子耶蓋偶爾題  
之後人偶爾類之豈陶公之意耶因復辨之以足  
思悅之義七修類稿

陶詩彙注

師道

曰乾道五年林栗守州時所刊第三

卷首有此序思悅者不知何人但其所言甚當而有未盡且宋書南史皆云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月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因之不獨五臣誤也今考淵明文唯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則書歲在辛亥自祭文則曰歲惟丁卯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得之矣

正傳詩話

何燕泉

孟春

曰艇齋詩話有云思悅者虎丘寺僧

治平中曾編淵明集吳蓋未考於此艇齋記曾季狸語亦以思悅此序信而有徵按碧湖雜記元興五年桓玄篡位晉氏不絕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於裕淵明賦歸去來兮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為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至二十年庚申禪宋觀恭帝之言曰桓氏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語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

陶詩彙注 卷末  
思悅殆不足以知之困學紀聞左傳引商書曰沈  
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  
商也故謂之商書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  
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陶集注

梅禹金 鼎祚 曰自前說一出而陶詩或目曰感憤

或託曰訊諷并其閒遠恬澹之旨索然矣靖節恥  
事異姓誠有之然何必於詩題甲子示意也 詩乘

朱文公曰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這邊一面清  
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真能不要此所以高  
於晉宋人物

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  
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  
處

又曰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  
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  
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  
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又曰韋蘇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  
力但詩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  
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又曰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  
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復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  
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  
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  
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  
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  
陸子靜九淵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又曰詩自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  
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

楊中立時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於

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所能成

也龜山語錄

教器之陶孫曰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

真西山德秀曰淵明之作宜自為一編以附於三

百篇楚詞之後為詩之根本準則

又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  
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  
以予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  
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  
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觀其詩辭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惓惓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所可同日語乎

白石詩說曰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不容作邯鄲步也

胡荅溪仔曰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食飽則鷄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余嘗三復斯言可謂至論而冷齋夜話輒竄易其語雜以漢高帝之事決非東坡議論也

荅溪漁隱叢話

蔡約之條曰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元和後風俗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能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

陶詩真注 卷末  
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蔡寬夫詩話

又曰柳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卒以憤死未為達理白樂天似能脫屣軒冕然榮辱得失之際錙銖較量而自矜其達亦力勝之耳淵明當憂則憂當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寓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又曰淵明意趣真古清澹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明視伯夷也  
西清詩話

羅端良願曰淵明嘗有詩云羲農去我久滿世少

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繫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為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已審矣  
鄂州小集

釋覺範惠洪曰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竒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嶺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

陶詩彙注 卷之  
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架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而字不露也此真得淵明之遺意耳

冷齋夜話

黃常明徽曰淵明心乎忠愛非謂枯槁其所以感歎時世推遷者蓋傷時人之急於聲利也非謂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室元元為

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碧溪詩話

魏鶴山了翁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辭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其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辭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

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嚴儀卿曰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後方有佳句如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滄浪詩話

湯東澗漢曰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

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詠所謂拊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一篇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復詞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話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歎也余竊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並著之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

陶詩彙注 卷末  
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陶詩注

葛常之立方曰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駁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紛華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道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李白云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彫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韻語  
陽秋

又曰東坡拈出淵明談理之語有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爲知道全上

都玄敬穆曰淵明不止於知道其妙處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

陰念此使人懼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尋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張

表臣

曰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

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中陶稼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

珊瑚鉤詩話

休齋曰人之為詩要有野意語曰質勝文則野蓋詩非文不腴非質不枯能始腴而終枯無中邊之殊意味自長風人以來得野意者淵明而已

陳

善

曰文章以氣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詞藻

要非佳作也乍讀淵明詩頗似枯澹久又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而已又曰山谷嘗云白樂天柳子厚俱效淵明作詩而惟子厚詩為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學近而語不近子厚氣悽愴樂天語散緩各得其一要於淵明詩未能盡似也東坡亦嘗和陶詩百餘篇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坡詩語亦微傷巧不若陶語體合自然也要知陶淵明詩須觀江文通雜體詩中擬淵明作者方是逼真又曰余每論詩

以陶淵明韓杜諸公皆為韻勝一日見林倅於徑山夜話及此林倅曰詩有格有韻故自不同如淵明詩是其格高謝靈運池塘春草之句乃其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花予聽之瞿然若有悟捫蝨新語

楊廷秀萬里讀淵明詩有句云故文了無改乃似未見寶貌同覺神異舊玩出新妙

竹林詩評曰陶潛之作如清瀾白鳥長林麋鹿雖弗嬰籠絡可與其潔而隱顯未齊厭欣猶滯直適乎此而不能忘隘乎彼者耶

陳伯敷

繹曾

曰淵明心存忠義身處閑逸情真景

真意真事真幾於十九首矣至其工夫精密而天然無斧鑿痕又有出於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諸家風韻皆出此文章歐冶

宋景濂

濂

曰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

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有太羹克釔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潛溪集

王常宗

彛

曰陶淵明臨流則賦詩見山則忘言殆

不可謂見山不賦詩臨流不忘言又不可謂見山必忘言臨流必賦詩蓋其胸中似與天地同流其

見山臨流皆其偶然賦詩忘言亦其適然故當時人見其然淵明亦自言其然然而為淵明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蓋得諸其胸中而已

王常宗集

李賓之

東陽

曰陶詩質厚近古愈讀而愈見其妙

韋應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則過於精刻世稱陶韋又稱韋柳特槩言之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乃為正耳

懷麓堂詩話

趙鈍叟

維寰

曰淵明大節自足不朽要以與會所

到悠然得句意不在詩亦如琴不必絃書不甚解

云耳必以為字字句句皆關君父又烏知陶詩不墜經生刻畫苦海乎

楊用修

慎

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

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經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



陶詩彙注 卷末  
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升菴詩話

郎仁寶瑛曰真西山論陶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咏簞瓢之樂也以公之學在經術中來予又以公經術自性理中來夫以飲酒第五首第一句結廬在人境似靜中有動第二句而無車馬

喧似動中有靜三四句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即心境混融處也五句採菊東籬下是潛心求一六句悠然見南山是得一之徵矣七八句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乃至和充溢表裏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爾十句欲辨已忘言正末由也已可見陶公心次渾然無少查滓所以吐詞即理默契道體高出詩人有自哉

七修類稿

又曰有如此江蓋言如此江水流而不返也將無同謂不同也將是乃晉人發語也如淵明詩將非遐齡具是矣

全上

陶詩彙注 卷末  
雪浪日記曰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  
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

王元美

世貞

曰淵明托旨冲澹其造語有極工者

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後人苦一切深沉

取其形似謂為自然謬以千里

藝苑卮言

陸平泉

樹聲

曰陶淵明飲酒田園諸作見者若疑

其為閑淡絕物散誕自居也而不知其雅操堅持  
苦心獨復處觀其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  
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  
依又云勁風無榮木此陰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干

載真相違其特立惕厲若此至其會意忘言處心  
境廓然此正獨復從道處亦所謂憂世樂天並行  
不悖 長水日抄

鄭

厚

曰淵明如逸鶴任風閒鷗忘海

藝圃折衷

焦弱侯

絃

曰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

或發竒而似易譬之嶺玉淵珠光彩白露先生不  
知也其與華疏采會無關胸臆者異矣 陶集序

江進之

盈科

曰陶淵明超然塵外獨闢一家蓋人

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

雪濤詩評

張爾躬

潔生

曰淵明談理之詩如苟得非所欽過

足非所欽此兩句直是造道大關鍵至云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皆達觀死生榮辱之外非後儒所能窺測某嘗細觀淵明一生恰會著孔顏當日樂處

陶詩注

又曰淵明無之非寄凡穫稻飲酒乞食讀書皆寄耳詩又寄之寄也何必銖銖兩兩與餘人較工拙論喜憎哉

全上

顧寧人炎武曰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

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其意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複心煩意亂而其辭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為之言者偽也

日知錄

黃維章文煥曰古今尊陶統歸平淡以平淡概陶

陶不得見也析之以鍊字鍊章字字奇奧分合隱現險峭多端斯陶之手眼出矣鍾嶸品陶徒曰隱

逸之宗以隱逸蔽陶陶又不得見也析之以憂時  
念亂思扶晉衰思抗晉禪經濟熱腸語藏本末湧  
若海立屹若劍飛斯陶之心膽出矣若夫理學標  
宗聖賢自任重華孔子耿耿不忘六籍無親悠悠  
生歎漢魏諸詩誰及此解斯則靖節之品位竟當  
俎豆於孔廡之間彌朽而彌高者也開此三例懸  
之萬年佳詠本原方免埋沒否則摩詰韋孟羣附  
陶派誰察其霄壤者

陶詩析義



